

情慾的文化資本與身體馴訓

——技職教育體系中青少年的性／情慾

古明君

一、前言

在 90 年代中期臺灣特殊的消費資本主義與政治空間中，「青少年」誕生了；「新新人類」、「打造青少年空間」以及各政黨競相舉辦的「飆舞」、「青少年晚會」、「青少年高峰會議」、「全國青少年代表大會」……商品行銷與政治論述以世代為分界標定出「青少年」主體。然而，在這些相關的論述中，「青少年」這樣看似中性或無性的名詞所指涉的經驗和描摹的主體，往往只是「青少男」，而且其中並無階級差異。少數凸顯性別差異的，是與「青少年的性」相關的論述，在其中，青少年要不被說成是「無知而純潔、需要保護的小孩」，就是被當作「性精力旺盛、性活動頻繁、只要她喜歡有什麼不可以的新新人類」。

自 1994 年性解放在臺灣掀起論述的浪潮，女性作為性／情慾主體，性解放論述透過勾勒女性的性／情慾處境，建構著女性作為性解放運動主體的合法性與必要性。在這樣的性／情慾論述中的女性情慾經驗，包括了外遇以及不在婚姻關係中的性、性騷擾與童年性經驗、老年女性的情慾人權……。但是由於缺乏青少年情慾經驗，以及未將她們的情慾經驗放回打工經驗、家庭生活、情感與親密關係中思考，臺灣現階層性解放論述存在著青少年情慾盲點。

本文由技職教育青少女的生活經驗出發，跳開「清純需保護 vs. 放蕩待導正」式的青少女性論述，希望透過在年齡、階級差異之中的女性情慾經驗初探性的質化研究，分析她們的情慾處境，以及其中所展現的性別與性的邏輯。

二、技職教育體系中的青少女

(一) 誰是技職教育下的青少女？

討論技職教育裡的青少女性／情慾經驗之前，必須先面對一個長久以來討論女性情慾時極易落入的死胡同：也就是假設臺灣的情慾解放運動只適合「中產知識女性」，而處在政經及弱勢的位置上的「基層勞動婦女」，是毫無物質基礎來談所謂的情慾解放的。基本上，這樣的思考方式建基在以階級（而且往往是經濟階級）一刀兩分的將女性二元對立化為兩種女人，並伴隨將所謂的「基層勞動婦女」情慾處境同質化與弱化，便繞過不再繼續分析其中的性與性別邏輯，以及其性／情慾解放所需要的物質基礎。

透過訪談、成長團體及課堂小組討論時直接面對這些尚在五專高職求學、未來將成篇「基層勞動婦女」的青少女時，她們的分殊與多樣性徹底動搖了把「技職教育體系中的青少女」同質化的可能性，所謂的「技職教育體系中的青少女」，有的乖乖念書想學一技之長、有的是白天工作七、八小時晚上來學校混一張文憑、有人沒有男女朋友也有人已經結婚、有單純涉世未深的、有蹺家多次的、也有在社會版

上可以看到和她類似的故事的——我們無法假設有一種女人叫做「技職教育體系中的青少年」，然後來測量「技職教育體系中的青少年」的性知識與性態度、或是來檢定所謂的「技職教育體系中的青少年」玩不玩得起性解放的遊戲。

然而，訪談中看到的青少年的情慾經驗仍然有其特殊性，與年紀更長的女性、升學體系中的青少年、以及技職體系中的青少年相比較後，技職教育體系中的青少年情慾處境特殊之處便彰顯了出來。換言之，情慾處境並非真空的存在，討論技職教育裡的青少女性／情慾經驗並非標示出某一特定群體來檢驗她們的性，而是將女性情慾處境的差異放回年齡、性別以及形塑勞動力的技職教育等諸多建構差異性的社會關係中來思考。

（二）技職教育的歷史與社會意義

技職教育體系，指的是五專、高職、四技、二專、三專及其研究所組成，有別於高中、大學的獨立體系；台灣的學制在高級中等教育安排三種不同類型的學校與課程分類：五專、高職、高中，使部分學生義務教育之後即進入以職業技術培養為教育目標的技職教育體系。

自民國四〇年代起，為配合達成不同時期台灣經濟建設目標所擬定的人力資源政策，職業學校數目增加而普通高中相對凍結，同時職業學校持續擴張工業類科（謝小苓、張晉芬、黃淑玲，1995）；高中職的學生人數比例，由56年度的六比四，到60年度的五比五，到71年度迄今的三比七，如果加上五專前三年學生數，最近十幾年間技職教育學生人數一直佔就學人口四分之三以上（林文瑛、王震

武，1995），技職教育青少年人數正是在國家強力主控下由教育部門執行人力資源政策的結果，作為國家達成經濟目標的工具，技職教育即是勞動力馴訓的過程：教育的效果是經由意識形態的灌輸，生產技能的培養以及行為態度的馴化來達成。

作為個人取得文化資本的途徑，不同階級、種族、性別者對教育資源的可及性，皆間接關係著社會關係複製或階級流動，許多文獻中都提到技職教育的升學管道狹窄，學生多直接進入勞動力市場（謝小苓、張晉芬、黃淑玲，1995），根據觀察，在經建人力規劃下持續擴大的工業類科（如電子科、資訊科、電機科、機械科、汽車修護科）學生以男生居多，而女生較多科別則是商業類科（如商業經營科、資訊科、國際貿易科、廣告設計科、會計事務科）、醫事護理類科、家事類科（如幼保科、美容科、服裝科、家政科），在報考與選填時就決定了技術訓練階段即開始的勞動力性別分化，加上作為象徵性文化資本的文憑往往作為特定職務所設定的進入障礙，因此技職教育中培訓的勞動身體是性別鮮明的。

三、青少女的身體馴訓

（一）青少女、性別身體與情慾空間

在臺灣，年齡以及結婚與否，對女性是否與父母同住，起了相當決定性的作用。

訪談中認識的五專和高職青少女，不是與家人同住，就是住在學

校宿舍或公司宿舍裡，沒有一位是單身租屋外住，當問到她們「為什麼不搬出來住？」或「有沒有想過要住在外租房子住？」時，有些人表示沒想過，還反問「你們是怎麼跟家裡講說要搬出來的？」，有些受訪者明白的說因為父母不放心，因此在當初報考職業學校區域聯招以及考後選填學校時，父母以非常主導性的意見或強制的方式，讓她們念可以通勤或住宿的學校。多數的受訪者學費、生活費都是由自己打工賺來的，經濟上的考量應該也是相當重要的原因，她們得找有提供宿舍的工作來半工半讀，同時減省住宿的花費，或者因此非住家裡不可。

住在家裡的青少年們的時間、空間和身體不僅緊密的受到家庭的管束，同時也更赤裸的展現著家庭內部性別與親子間的權力關係，比如某位受訪者對她家裡空間分配的描述：這個高職女孩由於媽媽離婚，所以是隨外祖父母同住，他們家裡一共三個房間，一間是給外祖父母住、一間套房是給舅舅住的，另一個房間裡就擠了她、妹妹、媽媽、還有阿姨。另一個受訪者則說：只要爸爸心情不好，就打她出氣，而且有時候明明是弟弟犯錯，她也會因此受罰。

由於親子間的權力關係，青少年在家中的情慾空間與身體自主權壓縮到幾乎等於零。一個已經休學的受訪者有個很要好的男朋友，在交往中她意外有懷孕了，因此父母幫她辦了休學，並且每天釘著她的行動還有電話通話情形，後來因為媽媽跑進她的房間翻看日記，發現她仍然還有和男朋友聯絡，因此非常生氣，揚言要告那個小男生。父母對子女監管的合法性，不僅是來自社會對家庭的觀念，而且是由法律提供、具有強制性。包括與 14 歲以下少女發生性關係為準強姦

罪，可由父母提出告訴，或是家長可向收容驕家青少年者提出妨害家庭告訴。

父母對子女的情慾監管雖然展現的是親子之間的權力關係，然而其中還是存在性別上的差異。有一個受訪者提到了她的同學與男朋友之間的情況，非常有代表性：

我們（女）同學有男朋友的，都沒有跟家裡講，可是男生就相反，他們家裡會知道他有女朋友；還有一個好誇張啊，他媽媽還跑到學校要來看他未來的媳婦長得怎樣，一直問他兒子「是哪一個、哪一個啊？」……我另一個（女）同學，她常常去男朋友家過夜，她（跟我們）說她都去叫他幫她寫作業，……她和他們家熟到他們家的狗都認識她了，他們家裡好像都不會怎樣，可是她家都不知道她有男朋友。

由於家庭對青少年情慾監管，受訪青少年情慾活動或情慾關係全都是瞞著家裡，除非已經到了要結婚的地步，是不會把男朋友帶回家去，可是對於兒子帶女友回家，聽到的情況，父母的態度幾乎都很寬鬆。

如果說，家庭對青少年進行著情慾身體的管訓工作，那麼，當部份女孩離家外住時，身體的管束權就交到學校或雇主的手上；然而，技職教育裡的學校生活其實不僅是在進行情慾的管束控制，更重要的是，在馴訓一個柔順的勞動者身體。被訪問的一個五專女生告訴我們，她的學校宿舍是六個人住一間，寢室裡規定只能有四樣電器（檯燈、吹風整髮器、收音機、電風扇）、白天去上課時寢室桌上不能擺著鏡子、書要整理好，其他還包括：被套和床墊使用學校規定的樣式、棉被有固定的折法（印有學校的校徽的那一面朝上、校徽一致朝

外、豆腐干型、折不好時還要出棉被操)以及固定的起床、就寢、上課、晚休的時間,宿舍門禁是十點半,十一點半後熄燈。規矩清楚、嚴格執行;由於住校,交了男女朋友的同學除了校園以外也沒別的地方約會,所以情慾的管制就由教官來執行;受訪者說:教官會在上課時以道德教化兼嘲諷的語氣對大家講:有些同學躲在草叢裡親熱,害他常常要拿著手電筒去巡邏,還要同學們不要在校園裡抱得那麼緊。另一個高職學校由於以商科為主,成為一個女生居多的學校,因此,學校還會要學生把地板用牙刷刷到發亮,來保持一個女生應有的明亮乾淨的形象。

這兩所學校是在職業學校中入學成績比較高的學校,也是將來當學生要就業時,雇主比較歡迎的學校之一,而在學校生活中,透過要學生學習服從、柔順的接受身體的制式安排,以及情慾的管訓,來進行這些勞動者的性別身體、情慾身體和勞動身體的管束與訓練。

和這兩所明星職業學校不同的另一所私立高職夜間部,由於學生處於技職教育體系的相對邊緣位置(夏樂祥,1995),勞動身體的管束與馴訓不是經由學校內部對學生身體的直接操練與擺置來進行;夜間部校園行政主管援引「社會控制」說,認為「夜校的存在,至少使許多原本在晚上無所是事的年輕人,不會在街上游盪,對社會秩序的維護有相當正面的助益」(夏樂祥,1995)。每天晚上,上了一天班的學生進入夾雜在煩吵的臺北街頭巷弄的校園,開始學生身分;在我們對幾個班上的學生做的問卷裡看到,幾乎所有的學生白天都在工作,少數目前沒有工作的也不是不須工作,而是處於臨時的失業狀態,為了一張文憑,每天來這裡坐個四小時。學校對夜間部學生只進

行最基本的身體規約。包括點名、校門口服裝儀容檢查、卸下大哥大 BBcall，至於學生的勞動身體，早已在勞動市場中馴訓。相較於升學導向的高中對於女學生進行去性慾特質的身體管訓，該校夜間部對這些已經上班的女學生的身體，除了要求著制服得以分辨誰是學生之外，幾乎完全沒有其他規訓。這些青少年勞動身體的性別與性慾特質，早已在勞動市場中進行，因此在教室裡可以看到在休閒服務業打工的青少年們，身上除了皮包、小錢包外，還有化妝包，隨時掏出小鏡子補個妝，或拿出小剪刀修剪分叉的頭髮，略帶風塵味地進行高度女性化的身體操弄。

(二) 打工：勞動身體的性與性別

技職教育的分科與教育內容似乎在培養基層的技術人力，然而，就全女聯青少年計畫訪問技職教育中的女孩們的打工經驗看到的是，她們所能找到的工作幾乎都是底層的服務業，包括 KTV、保齡球館指導員、三溫暖服務生、7-11、麥當勞，或是底層粉領族，如貿易公司小妹、總機。

為什麼要去打工？男學生和女學生的差異似乎並不大。在私立高職夜間部的學生回答的問卷裡，有一個選項是每一個人都勾選了的：如果不去工作，生活費、學費會沒有著落。其次是不去打工父母會嘮叨，再其次則是想有工作及社會經驗。基本上，夜間部的學生一天幾乎都工作 6 到 8 小時，所以有學生直接說：我不是打工，我都做全職工作。

打工經驗中最大的差別，是男學生和女學生做過的工作。女生多

了像電動遊樂場開分員、公司小妹、總機等工作，而男生比女生則多了一些工作：各種學徒（泥水、裝潢、廚師）、在自己家裡的生意幫忙學習（卡車司機、會計事務）。

打工的內容呈顯出性別分化，而且與所唸的科別全都無關，當問到「打工的工作可以學以致用嗎？」時，只有非常少數的同學回答「多少有點關係」。

訪問另一個學校日間部的女學生時，也有同樣的回答：打工的工作內容和學校教的，沒什麼有關的。這個受訪者唸的是資料處理科，學校教的包括 DOS 指令或文書處理等商用軟體的使用操作，受訪者使用特定的軟體並把環境設定好時 key in 速度很快，但是當換使用 Word 時就一點辦法也沒有。技職教育技術訓練的，是一種手腦二分、當下即用、無法面對產業環境改變的所謂「一技之長」。

大多數的受訪者不停地換工作，許多受訪者同時表示畢業後也不會繼續現在的工作，由於所學與打工無關，打工市場裡的年輕女孩提供的是用後即丟可拋棄型的廉價勞動力，以及性勞動力，私立高職夜間部受訪的青少女們所能找到的，幾乎都是一天六到八個小時、工作酬勞月薪一萬六千元到一萬八千元，侷限於基層服務業、低技術的工作，或者是和性服務界限模糊的工作，像是 KTV 公主、酒店公關等。

在我接觸的高職青少女裡，有好幾個因為受不了家庭氣氛（「他們就是什麼都要管」）或單調而無趣的學校生活（「我就是不想唸」、「我想早一點獨立」）而試圖逃離這樣的生活，她們採取的方法是躑家。在躑家之前，這幾位女孩其實都用過一些方式來表達自己

的不滿與不快樂，包括和家人抗議無效而引發的爭執和火爆場面甚至數次自殺，因此，她們離家出走的過程並不像媒體上往往出現的「交了壞朋友成了躑家壞女孩、最後淪落聲色場所」主流的躑家青少女論述。由於得不到社會的支持，躑家女孩往往先尋求同學朋友短暫的收留，而後立刻必須開始自行謀生。在年齡與文憑限制下，躑家女孩在市場上所能找到的工作非常有限。一個最近才剛躑家的受訪者說，她在西門町找了幾十份工作，內容全都是服務業（7-11、售貨小姐），可是由於還沒有年滿十八歲，沒有人要請她；而另一個和妹妹一起躑家的女孩則是打兩份工，白天在提供住處的 KTV 打工、晚上去便利超商工作，才能勉強養活自己。其實，躑家之後的青少女，為了謀生，立刻面臨到勞動力市場上青少女勞力位置中最赤裸的現實邏輯：在年齡、文憑、性別的限制下，為了謀生，所能找到養活自己的工作，都是最底層的服務業、還有性服務業與色情產業。

四、高度性活力與低度情慾文化資本

當全女聯在某高職夜間部帶小組討論「婚前性行為」時，我們在課堂觀察中發現，在同儕中討論「性」的話題時，男生較常用誇耀的言詞來吹噓性關係。而女生則幾乎不發表清楚的意見，往往以提問題的方式來表示意見，或者強烈地以睡覺或作出不屑的表情動作來抵制這樣的話題。

而對「性」話題的吹噓性言辭，常常不一定直接反應這些男同學在真實生活中的狀況，課堂上有男同學表示，對他們談婚前性行為其實並不合適，因為「都還是暗戀、不敢去追，沒什麼經驗」，而且還

說「像我們老師這樣的男生，女生才會喜歡，而像他們（班上的同學們）這樣的男生，女生不會喜歡」，因為「（老師）長得斯文、有學歷、成熟……」。在這樣的說法中：性行為和愛情是分不開的，而愛情，是有一種市場關係在其中，不管說法和理由是什麼，他們都明顯的知道自己在愛情競爭關係中的弱勢位置，只是未必說明得清楚愛情市場的邏輯以及自己在愛情市場中掌握的資源。

從這樣的角度來看，這些技職教育裡的青少年只是以誇耀性言辭、吹噓自己的性經驗來建立男性之間的相互關係。而建立男生之間相互關係最現成的方法，就是去踐踏女性和強調自己的（男）性雄風。

相對於男同學誇耀式地談論與性有關的話題，女學生之間即使是私交很好的幾個朋友自發形成的談心小團體裡，也不談「性心情」，青少年男女間不同的情慾文化資源網絡展現為同儕小團體間的次文化，而且文化商品的消費形式亦不會改變女同學所處的性資訊封閉的個人狀態。受訪女同學性幻想的素材最主要就是羅曼史，也有的是電視、電影的情節，也有一些女同學偶爾經由電視第四台看到 A 片，而且表示第一次看到 A 片時心情「很震驚」，只有極少數的女同學閱讀將性解放論述商品化與通俗化的都會女性雜誌。

在課堂上，全女聯的同學發了一份小問卷，想知道他們對「豪爽女人」、「真愛運動」、「情慾人權」、「安全的性」等性論述的看法，相較於問卷的其他題目的回答狀況，這幾個名詞的作答，甚至不是不同意或反挫，回答的內容透露出來所有的同學可能從來沒有聽過這些名詞。比如說：問到對「豪爽女人」的想法，有人認為是「對朋

友很好、重義氣的女人」「大嗓子、酒量大」，或者有人回答「真愛運動」是「作愛」，回答「安全的性」是「婚前沒有性行為」「避孕」，對這些白天忙上班晚上混文憑的夜校同學們、或是訪談中說自己從不看影劇版和生活版以外的報紙版面的青少女們，無論是透過人際網絡或是文化消費，無論是解放的情慾論述、或是保守的性道德運動，她們的可及度都非常低。關於性與情慾的論述空間與他們並無交疊。

所以，當把「真愛運動」出成考題：「『因為真愛，從現在起，不試婚，不同居，婚前沒有性行為，婚後沒有婚外情。』這是臺灣部份基督教和醫界發起的『真愛運動』中的『真愛宣言』；真愛運動呼籲社會大眾成為『新好父母』和『新好青少年』，同時對『性與婚姻』要有更多的承諾。請問你／妳是否認同這項活動？為什麼？」，女同學的回答中，幾乎全都認同這個活動。同時反應了最主流的性／情慾思考模式，和性慾與性別邏輯。

比如說：女性對性的務實邏輯，認為性行為需要由婚姻做保障、不在婚姻中的性將受「社會歧視」。

我認同，因為我覺得這樣對每個人都很好，因為在婚前性行為的話，不但沒有保障，而且還會遭到別人的指指點點。(女同學的回答)

.....有些人未曾想過後果為何，等做後，才知後悔莫及！（女同學的回答）

認同，當一對情人在還沒有結婚就同居的話，過了一段時間，感情就不會比在一起好幾年而不同居的人好。因為在一起相處的時間多，摩擦也就越多，而感情就會慢慢變淡，到了真的要結婚時，你也會考慮是不是應該結婚。結婚是雙方所選擇好了才作出的決定，既然雙方都同意就不應該有婚外情。(女同學的回答)

性與婚姻的緊密相關，也反映在一些女同學同意「試婚」這樣對婚前性行為的修正式說法，在這些回答中，同居試婚和婚前性行為最大的不同在於：性可以在婚前發生，可是在「將來可能結婚」的前提下進行，而且有助於認識未來的婚姻伴侶、減低離婚的可能性，也就是說，是為了促成持久的婚姻。男同學的答案中有相當高的比例是屬於這一類的回答。

我認為先試婚與同居並沒什麼關係，但應取得父母的同意才行。因為先和對方同居，才可更了解他生活上的一些細節，有什麼不合還可即時挽救，不要說結了婚後，才發現不和才離婚。(女同學的回答)

我覺得不太認同，因為不試婚怎知是不是好太太，如果婚前和婚後不一樣那大有理由試婚。(男同學的回答)

……我覺得試婚是必要的，因為試婚跟結婚差不多，而且可以從相處中知道雙方到底能不能包容對方缺失，不行就分開，就不會發生離婚，所以不贊成這活動。(男同學的回答)

認同也不認同，因為，不在先前試試看怎麼知道婚後「合不合」得來，但又由於現今青少年太愛試了，所以造就了太多不幸家庭、無辜小孩、和醫生許多 A 錢機會，所以我覺得把自己管好就好了 or 多存點錢以防萬一。(男同學的回答)

也有相當多女同學的回答，將婚姻之外的性行為、與懷孕、與未婚媽媽、與社會問題連上等號：

我當然同意，婚前沒有性行為比較好，現在的男女講求速食愛情，像速食麵一樣，一沖即可，「情不自禁」使得青少年在對於婚前性行為有很大的好奇，未婚的媽媽是越來越多了，婚後應忠於自己所愛的人，不可有婚外情，既然當初你決定和他共度一生，就不要再和別人有任何瓜葛。現在的「新好父母」和「新好青少年」幾乎沒有了，將來社會出現了「亂倫」可

就天下大亂了。(女同學的回答)

我是認同的，因為現在這個社會實在太亂了，未婚媽媽一大堆，生下的孩子又沒人管，造成社會的負擔，男女之間的關係也很亂，因此這個可以讓社會變好的活動，這有何不好的。(女同學的回答)

我完全認同，因為我周遭的同事、朋友，發生過很多婚前性關係而造成婚姻的不美滿，成天打鬧、充滿暴力，影響下一代的身心，雖然隨著社會的繁榮、開放，造成多件不幸的事件。應反對婚前同居……等事項(女同學的回答)

而回答不認同的女同學，大多數是在真愛的定義上打轉，這些回答反映著女同學對於愛情的浪漫期待。相較之下，幾乎沒有男同學在回答中描寫他們認為「真愛是什麼？」，他們即使不認同真愛運動，反映的也是對性的真實需要。

對於這個問題我無法回答認同或不認同，因為有些是情勢無法自己決定的，只是你用什麼心態去做，其實一生中或許有很多交男女朋友的機會。但自己真心所愛的確不多，我覺得只要自己覺得無悔那一切順其自然。

(男同學的回答)

……很難實現，真的能做到婚前沒有性行為活動的，實在是少之又少，如果真能做到那我很佩服他，至於承諾，講多了會成謊言，做得到才是最重要的。(男同學的回答)

我覺得真愛的定義並不是試婚、同居、外遇的問題，對另一半有責任，和真心的包容力，站在對方的立場互相著想、體貼，相信真愛不是一簡單的運動所能喚起的。(女同學的回答)

在描述「真愛為何」這一類的回答中，不僅愛和性是分開的，也去性慾化的談論對愛情的高度憧憬、以及愛情與婚姻的高度關連。所以另一個贊成這個活動的女同學說：

……一生一世只愛一個人是一項好的活動，而且你愛他才會嫁給他，……

在所有同學的回答裡，只有一個女生的答案特別有趣，她是這樣說的：

我本人沒什麼太大的意見，因為我覺得，狗教得不好，這一定和主人本身有關，所以不能怪別人，而且苦苓說過一則故事，如果憲法改為不准離婚及試婚及婚前性行為，連睡覺時都不可以做春夢，都要服用衛生所開出的「不會做夢的藥」，如犯下以上大錯，將判刑不然就罰金，半夜也不准外出閒逛，如果真的這樣，我相信新好父母及新好青年這一代這一天很快就會來臨了，但太可怕了，如果我是嬰兒就沒差了。（女同學的回答）

在所有的回答中，這是唯一一個從性控制的角度來談真愛運動，而被她引為支持的基礎。既不是性解放論述、也不是情慾與身體自主的女性主義，而是苦苓的論點。

有些受訪者提到上課無聊時會玩的一些身體遊戲，多是青少年同儕之間自發性發展出的某種透過身體進行人際互動的方式，這些身體遊戲顯露著青少年們對性與身體的高度興趣。然而，青少年高度的性活力，相應著的卻是起因於情慾文化資本的貧瘠而對性的保守態度、或是起因於情慾活動品質的低劣而生的悲觀低調的性心情，在訪談中，一直有交男朋友的受訪者有些懷疑而無奈地說她和男友之間的性活動「從來沒有特別的感覺」。

生活在另類情慾論述可及性低的人際網絡與文化消費方式中，最保守的性邏輯繼續在她們身上運行，包括深化的處女情結、或是認為「性應該建立在愛之上，那些隨便就和別人發生關係的女人，就像公

廁一樣」、「小孩是無辜的。不贊成墮胎」，即便已經有身體經驗，她們對自己的身體感覺、快感、慾望……基本上是悲觀的，而對部分有同性情慾經驗的青少女，由於同性戀的汙名，以及 A 片等粗糙的情慾文化素材將女女性愛中性化，加上由同性戀主體出發的文化商品在形式與可及度上仍屬小眾，青少女們往往在「我這樣算同性戀嗎？」的問題裡打轉。

五、結語：差異的性政治——階級、年齡與性別

臺灣的情慾解放論述被不少人批評過於中產取向，然而將經濟資本視為情慾解放的決定性物質基礎是非常荒謬的論點。不同的女性的情慾處境當然有差異性，然而這些差異並不必然是單向由經濟階級屬性決定，往往是建基於異性戀父權體制中的性／情慾邏輯與其他社會關係交互滲透之中。

討論技職教育青少女的情慾處境時，社會關係建構所展現的差異性包括年齡、以及既是勞動力身體養成又是取得象徵性文化資本（文憑）的技職教育。對青少女來說：我們無法抽空現實地思考青少女是否足以累積身體經驗為情慾資本；家庭的強制性監管，青少女具有年紀、性別、性慾特質的勞動身體在勞動力市場上被擺置的位置，以及同濟之間的身體次文化——青少女的身體經驗是在這諸種社會空間中構築出來。

性政治權力關係的施行絕不僅僅簡單是剝奪與控制的對立關係，相關於性的各式論述並非外在於青少女。以壓抑、限制來規整青少女的性狀態；醫療與性學教育、性解放論述、情慾與身體自主的女性主

義、同性戀論述、性道德重整的新右派，……這些相關於性的各式論述相互競逐，而成果即是性慾主體成為論述的道成肉身，以該論述的邏輯來述說「性」。各式性論述的行進方向與方式編織著情慾文化資源網絡，而由不同的性慾主體的角度來看，這其實關係著情慾文化資本取得方式與內容。技職教育青少年情慾處境與其處在情慾資源網絡邊陲位置有相當大的關係，另類情慾資本的可及性低，可以取得用以表現身體互動情慾傳達的形式單一，在她們身上運行的往往是最保守的性邏輯。

社會關係所建構的差異性，不僅使男性與女性之間情慾的身體資本以及文化資本的質與量不同，不同的年齡、階層生活經驗、婚姻狀態的女性情慾處境也存在著差異，站在這樣的差異上才得以繼續分析女人身體的情慾經驗、不同的情慾文化資本的可及度與女人之間情慾文化資本的差異、以及去思考不同的情慾位置上的女人情慾解放的基礎及可能性。

（本文中對技職教育體系中的青少年觀察訪談的資料來自作者參與的全國大專女學生行動聯盟青少年計畫。特別感謝自始至終參與計畫的輔大女研社、文化女研社、東吳城區部黑水溝社同學，和畢業於各女研社的劉慧君、賴俞蓉、石秀娟、范雅竹的共同訪調與討論，以及佐苗夏樂祥提供的協助。）

參考書目

台北市女性權益促進會

1996 1996 台北市中學生性態度問卷調查報告

江福清

1993 高職學生性別角色取向、生活角色重要性與生計成熟之相關研究。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研究所碩士論文

何春蕤

1995 由清慾沙文主義到情慾正義，《中國時報》，民 84 年 4 月 12 日

林文瑛、王震武

1995 分流教育的社會效果，發表於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分流教育」學術研討會

林芳玫

1994 美麗「性」世界？，《中國時報》，民 83 年 10 月 13 日

夏樂祥

1995 今夜星光是否依舊燦爛？從東方工商夜間部學生的問卷調查分析看高職教育改革的問題與前景，佐苗記事，未出版

郭力昕

1995 (1) 誰能玩性——壓抑與解放之間的雜音，《中國時報》，民 84 年 2 月 13-14 日

1995 (2) 二元對立又一章——對何、張二文的幾點意見，《中國時報》，民 84 年 4 月 4 日

傅大為

1994 風聲與耳語，《當代》104期，民83年12月

張娟芬

1995 《豪爽女人》誰不爽，《中國時報》，民84年3月8-11日

謝小琴、張晉芬、黃淑玲

1995 政策與職業學校的運作，發表於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分流教育」學術研討會

魏慧美

1993 高中學生性格及性知識、性態度、性行為對其性教育需求之調查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